

不久前，台湾电视连续剧《昨夜星辰》在我省播放，国人看得废寝忘食，如醉如痴，赞声不绝！耳，溢美之辞也屡见报端。笔者却不以为然。

“昨夜星辰”不妨坠落

麻天阔

窃以为，《昨夜星辰》思想上大肆渲染封建孝悌观念，实为中国封建文化“存天理，灭人欲”的“囚徒”。该剧男女主人公为了父母而违心嫁人娶人，而他们的父母却以长辈之爱来代替后代的夫妻之爱，追求的是一时的平平安安，表

面上的温和。可以说，周建邦和邱素云的最终结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爱”，更是一种遗憾。再说邱素云与吴应强的缠绵悱恻本身是情爱在作祟。二人眉来眼去已久，至终不肯承认事实，隐藏乎？虚伪乎？该剧何以能取悦于观众，以愚之见该剧正好迎合了一部分大陆农业文化的小市民心理。

再者，《昨夜星辰》在艺术上从情节角度讲又是一部牵强附会的平庸之作。人为臆造情节，刀削斧痕，比比皆是，历历可见。先后多次采用了文学创作中司空见惯的误会法和巧合法，使观者难以信服。如该剧男女主人公邱素云与周建邦自新婚之初分居别墅，当夜吴应强在阿香的恳求下从做伴“喂蚊子”开始到“茶叶店拉手”、“骑摩托兜风”、“打电话”、“难耐的拥抱”、“看望邱父”、“几次路遇”等等多达几十处镜头，不是被周建邦看见便是被阿香撞见，确也太有点“永恒”。当然，俗语云



“无巧不成书”，“巧”应该顺理成章，“巧”到好处，出自必然。否则，只能是逢场作戏，获取暂时的票房价值，想得到（观众）偏又怕失去（观众），适得其反。

总之，《昨夜星辰》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一部瑕瑜兼有的港台片。不妨当作一般娱乐片看看而已，并不值得在“西北风”刮起之后从这“热”、“那”、“冷”中又躁动不安。

但剧中几位演员维妙维肖的演技，特别是邱明洲的表演入木三分、催人泪下，这可能是该片能真正打动观众心的重要原因吧！

近年来，街道上出售“难得糊涂”字幅的多了起来，购者也为数不少。我有一位朋友就曾几次问我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那板桥写的“难得糊涂”。虽然他费了不少周折，最后终于搞到一幅，高悬于中堂，一日三省，大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洒脱之风。

不要装“糊涂”

张明科

人们选择一段自己所喜爱的格言，做为座右铭挂在房间或放在自己的案头，表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这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林则徐就曾从师海，始终把“制怒”两个字悬挂在自己的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来从容应付各种政治事变。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只不过是出于他当时处在封建社会的下层，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对改造社会又感到无能为力。为了超脱现实，他用“难得糊涂”来麻醉自己，解脱自己，这深刻反映了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而我们一些同志并不糊涂也不想糊涂，更有甚者，一些相当精明的人也装糊涂，并且以“难得糊涂”相标榜，其中奥妙无穷。有的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感到气愤但又缺乏斗争的勇气，为了保护自己，只能以聪明来装糊涂，采取消极的做法。还有一些人，外表糊涂得可爱，而实际又精明得过人，牵涉到自己利益那更是毫厘不差，所谓“糊涂”，那只是给别人看罢了。

实践证明：只要从严治党，坚持反腐败斗争，严肃认真地进行廉政建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不是办不到的。我们大可不必用“难得糊涂”来麻醉自己，而应该象人喊打过街老鼠那样积极反对不正之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何必去装糊涂？



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冯瑜

周信芳和麒派传人

曹受烈

京剧的历史告诉人们，它是在不断创新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流派的继承同样是京剧的振兴所必不可少的。

周信芳所创建的“麒派”是继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之后，老生行中主要流派之一。

50多年前“麒派”艺术处在鼎盛时期，相继有高百岁、陈鹤峰、李如春拜在周信芳门下。周信芳对弟子是从严格要求的。一次演《扫松下书》周饰张广才，黄桂秋饰赵五娘，刘斌昆饰蔡母，李如春饰蔡公。那时李还年轻，因是与老师同台，演出格外卖力。但是戏散后，周信芳在李如春后腰上用力打了一拳，并说：“你这老头身子骨满棒啊！走台步连腰全不塌，这是老头吗？”接着又给讲了蔡公的身段。以后李如春就按照周老师的讲解举一反三，研究、揣摩出了挂黑胡、白胡等各种年龄各类人物的不同站法、坐法、步法。应当说周信芳这一拳头确实使李如春“开窍”了。

周信芳乐于提携后进，屈己从人是文艺界

品为引线，展示了异国他乡的民俗军俗。两片在色情、虚假、恐怖统治娱乐片让人大倒胃口时而无污染副作用却难能可贵。它们仍保持了青影的风格：既无三教九流气却也少令人瞠目的豪壮，俨然的传统中国文人一一正气而拘谨。

观众热切地希望青影厂保持其使人爽心悦目的绿色风格，并使嫩绿变得苍翠，于色彩斑斓的银幕上独树一帜。

（冠英）



所公认的，这在他的得意弟子高百岁所著“读思马帐，立雪愧程门”一文中谈得甚为透彻。

解放后，他相继继承了沈金波、董祥苓、肖润增、霍鑫涛、李少春、李和曾、徐敏初、明毓琨、管韵华、曹斌斌等十余人，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浙江赵麟童、甘肃李有才虽非周信芳亲传，由于自己努力研究和揣摩，在表演艺术上颇有麒派特色，受到观众欢迎。

岁月流逝，高百岁、陈鹤峰、李少春已经去世。李如春身体尚健但亦到了古稀之年。为实现李先念题词“麒派艺术精神永存”，有必要尽快物色和培养几个麒派艺术人才，以告慰一代宗匠的英灵。



傍晚湖畔 安文昌摄

绿色的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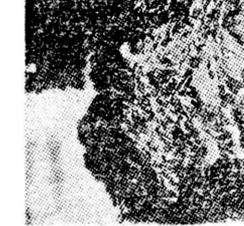
青年电影制片厂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电影人才之高等学府的实验厂家，是经过正规训练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师生们学习、创作、探索的基地。从历史风尘里走出的《樱》、《我们的田野》到反映社会矛盾中凡人凡事的《邻居》、《沙鸥》；从深涵文化思辩的《青春祭》、《湘女萧萧》到探索时代变革中人性真善美的《珍珠的屋》；从恬淡风雅的《鸳鸯楼》到卷入娱乐片的《摇滚青年》，尽管题材样式多变，它们却都以其绿色的气质传递给观众盎然向上的情绪，以较深的思想内涵和精良的艺术制作给我

国观众留下了清新、别具一格的深刻印象。在影坛人材辈出、观众走出娱乐干涸开始

挑肥拣瘦时，在势不可挡的经济浪潮冲击下也许要“饿饭”的威胁中，青影自然奈何不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们试拍了几部娱乐片。近期上映的《爱滋病患者》和《秘闯金三角》分别由观众刮目的中年导演许同均和郑洞天执导。

“黄色瘟疫”何以能如此迅猛地蔓延全球：原始的性病菌以其古老的野蛮袭击现代文明，蹂躏得风流儒雅尽消往日的浪漫。是生态怪诞捉弄人类还是人类的自我传播在毁灭自己？尽管我国目前还未发现第一例患者起已足以让人忧虑。当你目睹影片中的爱滋病患者跳楼、自焚时，能不深醒“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社会责任”的忠告吗？

以纪实性美学风格见长的郑洞天执导的《秘闯金三角》以国际级演员白彪闯虎穴冒险



野岭 (国画) 王纯作

民族器乐“山城杯”电视大奖赛 我省尹群名列榜首

「山城杯」全国部分民族器乐（二胡、琵琶、古筝、笛子）电视大奖赛日前在北京揭晓。我省选手西安音乐学院尹群获古筝一等奖；王方亮获二胡二等奖；樊艺、曲文军分别获古筝、琵琶三等奖；马迪（陕西）、金伟获优秀表演奖。西安音乐学院获伯乐奖。另外，去年西安音乐学院分到空政文工团的张晓红，获古筝二等奖。

我省的创作古筝曲《秦桑曲》（周延甲曲）获一等奖。《香山射鼓》（曲云曲）、《易水曲》（常晓东、吉哲曲）、《秦州抒怀》（马迪曲）、《渭水情》（任鸿翔曲）等获优秀作品奖。

这次大赛我省成绩突出，充分显示了演奏和创作上的雄厚实力，受到音乐界一致好评。我省获奖者不日将在西安举行音乐会，向全省人民汇报。

（李凤山）

国家银质奖

如意电视机

ROYO TV

国富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